

現代名人傑作

白雪

現代名人傑作

白雪

序

嗟夫。天果何心。厄遇文士。乃若是之至耶。夫既賦之以錦繡之才。華又賦之以聰穎之特性。高傲之品格。則當一一善爲安置矣。而必使之處此鑽營。干進。競尙利祿。與之鑿柄。不相容之社會中。于是一舉一動。咸招庸人之忌矣。一啼一笑。咸來俗子之譏矣。馴至遭盡白眼。歷盡窮途坎坷。抑塞終其身。不得自見于世。而老死于牖下。上天似始以爲足。此其遭遇。凡爲文士者。莫不皆然。固千篇一律也。噫嘻。何其酷耶。雖然。此特就其外表而言。實則天之待遇。琴士固不酷耳。賦之以生花妙筆。使之自寫其遭陶之以流水高懷。使之自舒其痛舉。凡心有所感。情有所觸。以及種種牢騷抑塞之情。皆可自其筆端傾寫而出。而托之于文字。當其盡情抒寫得意忘形之時。雖南面王不易此樂。初非一般僉夫俗子所得而奪也。然則天之待遇文士。又何嘗酷哉。

今此白雪集中諸篇皆諸名家自寫其牢騷之語而亦諸名家最得意之筆也。余讀而善之。輒有所感。因草數語以弁其端。民國十二年暮春。荅荅序于海上憶鳳樓。



白雪目次

股息·····	沈禹鐘·····(一)
車塵·····	沈禹鐘·····(一五)
人生之一幕·····	胡寄塵·····(二八)
狂笑·····	江紅蕉·····(三二)
銷魂之地·····	嚴美孫·····(五五)
未完·····	張枕綠·····(六七)
客中佳節·····	沈禹鐘·····(七五)
安慰·····	胡寄塵·····(九三)
貧富階級·····	恨波女士·····(九四)
遺產之毒·····	俞印民·····(一〇〇)

白雪

股息

這個股息的名詞。我現在沒有寫入正文的時候。先要說明一聲。股息究竟是什麼東西呢。凡是做過股東老輩的。是不用說了。便是那些在公司裏當過職務的和略有社會上經驗的人。也都知道的。我現在不憚詞費。不妨從頭說一遍。橫豎諸君閒着看小說。想也論不到時間經濟這個大問題。股息這個東西。便是資本家在商業上戰勝的成績。是他們企業的惟一之目的。從淺顯方面說一句。就是公司營業有了盈餘。滿了一年結帳後。提出來分派與各股東的利息。譬如置田的人。自己不會耕種。叫農夫代給他辦。到了收穫的當兒。就向那個戶收租。那公司的股東。也是因為自己不能經營。就

拿了些資本出來。買上多少股票。似乎立於委託的地位。他們每年所得的股息。委實不用一些心力。只要坐收成利罷了。

在十年前那個尙競公司。是一個極小的商店。也並沒合着公司條例的組織。不過門面上自己稱着公司罷了。後來經營得得法。就日增月恆的發達起來。不上幾年。居然規模逐漸的宏大。一切都改觀了。社會上那些資本家。倚着他的金錢。天天閒着沒事。只是把兩隻眼睛。睜睜地向那發財的去處望着。這時節見那尙競公司的營業。利市三倍。一天發達一天。便有許多人情願走上去附股。希望博取厚利。那尙競公司既然得了他們允許投資。也不推拒。就正正式式的改組成一個完全的公司了。論到那尙競公司改組的原因。一因為資本家的眼光。都是出於天授的。他們對於金錢上利害的關係。真是明察秋毫。一些沒有錯誤的。況且見那尙競公司。基業已成。在他

們的眼中。委實當做一條發財的捷徑。很像暑天的蠅蚋。只飛向羶羶的所在去附着。推也推不開。總要沾了一些羶臭去才能。原來那羶臭和銅臭本來是差不多的。那資本家的只曉得向銅臭去討生活。和那蠅蚋的趨附羶羶。正是一樣的性質呢。二因為經商的緊要關子。就是資本這一層。資本一鉅。可以左右逢源。魄力也就大了。所以在商人的心理。總是以爲資本是貿易的靈魂。愈多愈妙。那尙競公司見他們既然這樣的誠意。并且於公司很有利益。那麼自然沒有拒絕之理。有了這兩個原因。就添上了許多股額。範圍愈加擴大。駸駸然有雄視實業界的氣象了。

尙競公司補進的幾個股東老輩。居然操了勝算了。因爲他們自從附股以來。公司的營業發達得非常神速。那麼所盈的紅利。也就可想而知了。那些股東老輩。因此便十股化作二十股。五十股化作一百股。飛也般的升上去。

那金錢的族類。什麼似的便一天一天繁殖起來。制也制不住。弄得他們喜心翻倒。常常對那股票笑着。有時還要接幾個臭吻。作爲犒勞的意思。後來股東中有幾個仗着他資本的援引。竟充任了公司中上級的職員。什麼協理咧。副辦咧。主任咧。總稽查咧。每一個走進去。總有一個狠好聽的名稱給他們加上。他們起初雖然懂得不得什麼。但也樂得擔受這個虛名。每月拿取兼人的厚俸。豈不有趣。後來處之既久。到底商業上的事情。並沒什麼艱深玄奧的手續。只要做得熟了。就可以迎刃而解的。所以他們尸位素餐了多時。居然也會說長論短起來。他們高着聲調說什麼。那些夥友們。那一個敢不諾諾連聲去奉承他的顏色。他們仗着資本的威權。原是沒有不對的事。便是放一個屁。人家也會當做說話。答應他呢。自從這幾個股東老輩任事以後。公司中營業既然日見興旺。大家總說他們辦事能幹。都歸功到他們

身上去。因此他們掛着大實業家的頭銜，與高采烈的厮混下去。每年收入的既有薪水，又有花紅，二者之外，還有一筆大大的股息。總計起來，數目委實不少呢。他們平日在總事務室裏，高坐堂皇，面前安着最新式的大寫字檯，坐着活動的搖椅，椅上還鋪上一個繡花的椅罩，寫字檯和搖椅上的漆光燦然四射，似乎充滿着資本的威焰，并放出他們個人生活上的運命底光明來。像這樣的地位，便是將陳死人挺在那裏，也會奕奕生出生氣來。不要說還多着一息呼吸的了。他們每天看看閒書，寫幾封私人往來的信札，內中有一二個本是讀書出身的，也會做過小吏。他們的財產，便是在當時搜刮下來的。他們的公案上，放着什麼詩集咧，文集咧，胡亂取來翻閱，看到得意處，便點頭播腦的朗誦起來。隨手提起硃筆，加上幾個密圈，說也奇怪，這一片讀書聲，在尋常寒士出之，聽起來總覺帶着些酸腐之氣，可是一經

他們有錢人的喉嚨，便鏗鏘鏘鏘和金銀聲一樣的響亮，毫沒些微寒士的氣息。咳，那資本的效能，是何等神異啊！這總事務室裏，每天辦事的日程，除了以上所說的幾件事情外，還有在下級夥友面前，裝着老大的架子，那一種頤指氣使的神氣，簡直和主人對待他豢養的奴僕一樣呢。

有一年，尙競公司得了意外的盈餘，爲成立以來所罕見的事。照股本應得的股息計算起來，每股竟有五倍於歷年的數目。那幾位大老輩，自然是吃了肥肉的一般，拿進了一筆很多的花紅，又派着幾萬的股息，到了發給股息這一天，都憑着支單去領款。那個管理發息的職員，乃是一個有志的少年。他因爲家道平常，撇去他向學上進的志氣，投身到尙競公司來謀個生活。他起初以爲一個人有了些才具，那得志的路，也一走就會達到的。那知他一連數年，總是依人作嫁，勞而無功。每年得到的薪水和花紅，非常菲薄。

除了敷衍家用外，再沒有半文輪到自己使用。他方才知道寄人籬下的意味。況且天天浸在資本家穢惡的空氣裏，他的呼吸也幾乎窒住了。他因此常常忿懣，很想脫離這尙競公司去別作良圖。便有許多朋友們勸他忍耐些，都說道：「仰人家鼻息的，總是差不多的。」就是走到別處去，也決不會一些沒有挨氣的道理。因為天生資本家面目，雖然各各不同，但他們的心腸脾氣，是用一塊原料造成的，並沒什麼區別。你要想求個禮賢下士的資本家，等之緣木求魚咧。他聽了這一番話，狠覺有理，便又捺住中心的憤氣，依舊厮守着他原有的飯席。但是他厭惡和憤懣的感念，終日在腦海裏盤旋着，却一刻沒有間斷的時間。他到了這年，忽然不信任他自己平常正確的判斷。他那幻夢的希望心，竟潛長起來，將他誘惑到十二分，使他完全失了原有的意思。他因為看見本年度公司盈餘得過分了，心中便暗暗想到那同

人的花紅一定也會加上幾倍。雖然以前拿到的爲數極少。但是照加上幾倍算起來。却也狠可過得去了。他一想到這裏。心中非常安慰。在辦事的時候。便十分起勁。一變平時的態度。并且還暗暗責備自己以前所抱的見解。都犯了浮躁的毛病。他在這個當兒。彷彿已經派到了幾百塊錢的花紅似的。樂個滿懷。可是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他自己雖然這麼想。事實上却完全不對。後來等到花紅分派出來。他名下派着的。總算比往年加上了一成。一古腦兒不過幾十來塊錢。他便大大的失望。再去探聽那幾位大老所得的。你也幾萬。我也幾萬。真把他氣得目定口呆。只怔怔地想道。同是一個人。賺錢的難易。却有天淵之別。像我這樣辛辛苦苦做了一年機械式的工作。除了每月取得餽飽不成的薪水以外。如今這筆花紅的數目。拿來還債家的利息還不夠。他們幾位大老。天天閒着沒事。那勞逸的懸殊。正不可計以道。

理。但他們所享的權利。是怎樣的啊。唉。勞動者的皮骨。是半文不值的。便是在那資本家的礪石上。磨完了。也不會有入憐惜的。資本是神聖的。勞動者委實是奴隸。那世界上最下賤最無告的生活。便是這勞動兩字了。

這位職員。暗中雖然這樣的憤懣。但在表面上。却仍不敢裝出那副不高興的樣子來。他在拿到花紅這一天的晚上。公司裏辦公完畢後。還到家裏向他老婆說明今天公司裏派給自己花紅多少。他話還未了。他老婆早接着道行了。我天天想買一個金手錶帶在手腕上走出去才體面些兒。但是總因為你經濟的困難。天天忙着衣食還不夠。我那裏再好糜費。去辦那裝飾的物事呢。現在你既得了這筆花紅。那麼我的心願。你就給我下了罷。他聽得他老婆這麼一說。默默不語。頓了一回。才嘆口氣道。慚愧你的話。我都聽得了。你要買個手錶。我原該允許你的。況且這種不可少的東西。我早該買

給與你。也不必待你說起。不過我們的境況。比人家艱難得多。我今天就老實對你說明了罷。我在公司裏每月得到的薪水。是很少的。所以時常瞞着你向朋友中借上許多債來調濟。如今既然有了這筆花紅。零數的應即還去了。還有大的數目。也該將子金償給他們才是。倘然再給你去買了手錶。恐怕有些不夠呢。他說到這裏。不知不覺的滾下幾滴淚珠來。他老婆聽了這一番話。早把那金手錶的希望壓下去了。便對他丈夫說。照你說來。有債總須償還的。你也別難過了。橫豎我近來不大出門。這手錶也可從緩計議。現在究竟還債爲要緊。不必因爲我有了這句話。你就當真起來。他老婆安慰了好久。他方才收了眼淚。但是心裏總覺得不能妥貼。他是個有血氣的青年。平常狠自負的。現在連老婆要買個手錶的小事情都辦不到。教他心裏那得不難受呢。

現在我要講那發給股息時候。那個職員的一段故事了。他見那些股東們。都輕而易易的憑着息單向他領款。整千整萬都在他手裏經過發出的。他想到自己的花紅。不由的呆着神。他想這股息。究竟應該完全歸那股東們名下的麼。講到公司裏的資本。確然是他們拿出來的。但是資本是呆着不動的。所以有了資本。一定要仗着勞力。才能成事。那勞力是與資本立于對待的地位。並不統屬於資本的範圍下的。那麼勞力就是無形的資本。資本與勞力是具同一的機能的。譬如汽機。機械是死的。一定要仗着蒸氣。才能鼓動。那資本就比汽機中的機械。勞力便是蒸氣了。照此看來。那公司營業所得到的餘利。並不是資本單獨的功勞。委實和勞力相共的。這股息分明是一種共有的報酬。萬非資本家可以獨享的。可是現在社會上的習慣。却怎樣的啊。那貪黷忍刻的資本家。他們只認做餘利是完全爲資本產生的。

與勞力毫不相干。他們因此坐收成利。心中全無愧怍。在勞動的一方面。勢力既敵不住資本家。那衣食二者。又天天逼着他向無血性的路上去走。不許和資本家反抗。因此便忍氣吞聲屈服下了。咳你們這些資本家啊。我承認你們是有人類的良心的。也許有些微的慈悲罷。我們勞動者的地位。已經陷在海底了。你們倘不把我們援救。又誰來呢。他想了一陣。怔了一陣。他把股東們的股息發出去的當兒。似乎見那勞動者的血汗。併成一起。一愧。一愧。像波浪似的。在那空氣中湧着。等到股息發完了。他的神經已經失去了原有的清明。他平時是一個何等品性純謹的少年。從沒有過苟且的行爲。他進這尙平公司以來。不要說不私一文。簡直連紙墨也沒有帶些出來。充自己私用。因爲他從前受過的教育。是孔孟的教育。並不是新時代的新道德教育。所以他兀自守着廉隅自潔的行爲。一無所動。可是現在他忽然